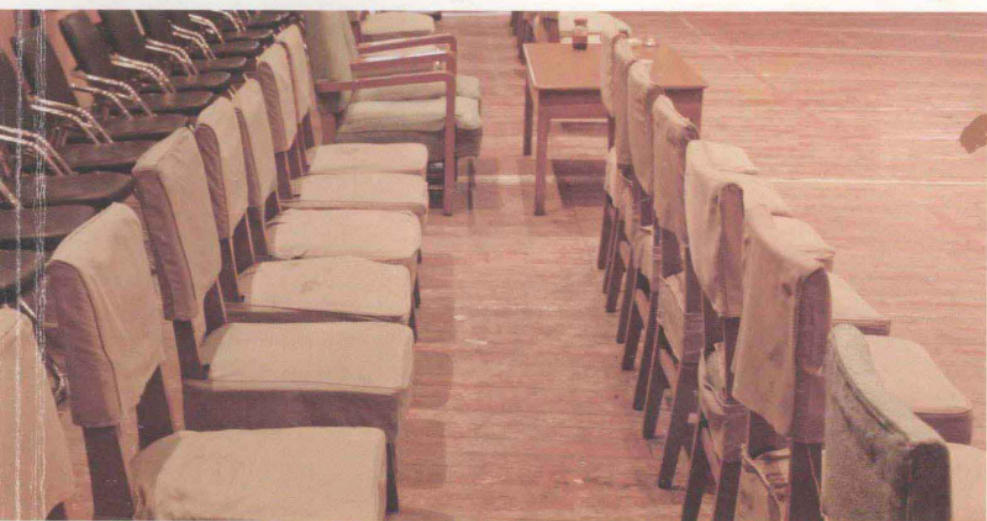


我在北京人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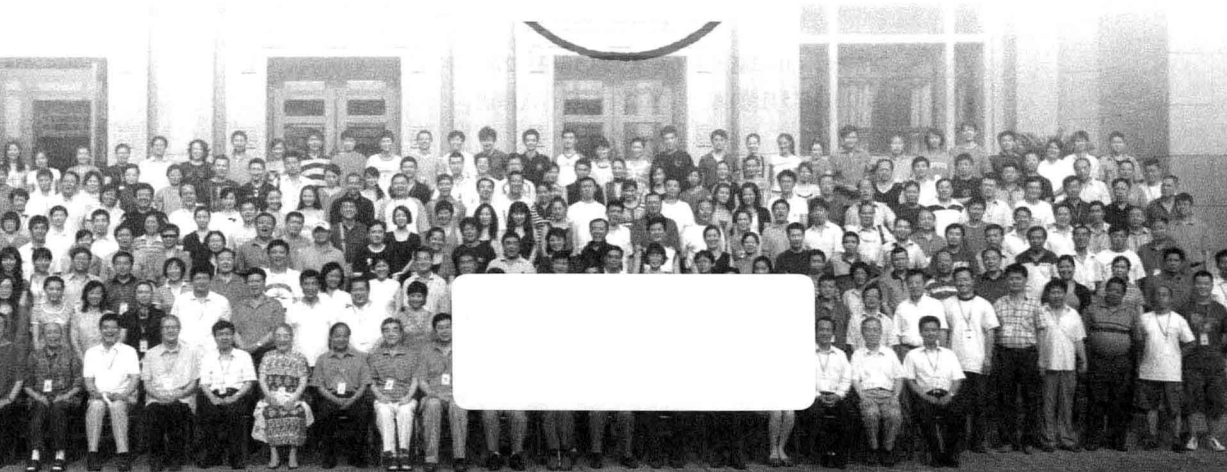
看那五十五篇中的每一篇文章时，都会浮现出每一位的音容笑貌，那「字儿」全都变成了「声儿」，声画结合，分明是一部部声画对位的电影。那每一个标题，都成为每一部短片的片名。我不知道别人读起来什么感觉，反正我读起来，像唠家常，娓娓道来。那毫不造作的一个个真切的故事，时而忧，时而笑，字里行间流露出每一位对人艺的爱，对戏剧艺术的挚爱。我体味着人艺人的那份挥之不去的情感，这同时也勾起了我第一次成为「人艺人」的那一天的回忆……

《我在北京人艺》编委会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编委会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北京人艺 / 《我在北京人艺》编委会编.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00-08994-3

I. ①我… II. ①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398号

我在北京人艺

WO ZAI BEIJING RENYI

《我在北京人艺》编委会 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北京华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3.5印张 270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200-08994-3

定价: 3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家

——代序



二〇一一年的三月二十日，在人艺食堂的“茶馆厅”，我请蓝天野、朱旭、狄辛、宋凤仪两家四老吃饭。那是次“鸿门宴”。动筷之前，我开宗明义，亮明“叵测”——请蓝天野、朱旭二老参加四幕话剧《家》剧组，分饰冯乐山、高老太爷，并讲了二十来分钟伟大的现实意义及历史意义……

这是一次饭桌上的“联席会”，会开得务实而富有成效。我相信这顿饭连同后来的过程及结果，能写一本书。《家》是咱们的老院长曹禺的代表作之一。

因为腰腿不适，我需提前离席回友谊医院继续治疗。临行，艺术处处长吴文霞说：“稿子放车上了，请您写个‘序’，千把字。”

我有睡前看报、看书的习惯，为的是起催眠的作用，坚持好多年了。今天我下意识地拿起吴文霞留给我的“作业”，那是人艺的大牛皮纸口袋，装着的是《我在北京人艺》书稿的复印件。我数了数，整整五十五篇，也就是五十五位的作品。里边还就有蓝天野、朱旭、狄辛、宋凤仪四老的稿子。本想接着刚才“联席会”的茬儿看完“四老”的

稿子再进入梦乡，没承想催眠不成却来了精神头儿。医院的制度还挺严，看我病房还亮着灯，护士前后两次进屋提醒：“领导，该睡觉了。”

我关了灯，只开着床头灯，结果欲罢不能。

看那五十五篇中的每一篇文章时，都会浮现出每一位的音容笑貌，那“字儿”全都变成了“声儿”，声画结合，分明是一部部声画对位的电影。那每一个标题，都成为每一部短片的片名。我不知道别人读起来什么感觉，反正我读起来，像唠家常，娓娓道来。那毫不造作的一个个真切的故事，时而忧，时而笑，字里行间流露出每一位对人艺的爱，对戏剧艺术的挚爱。我体味着人艺人的那份挥之不去的情感，这同时也勾起了我第一次成为“人艺人”的那一天的回忆……

二〇〇七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那时我还担任着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和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部的部长。早晨，九点二十分，在首都剧场三楼的会议室召开了人艺的中层干部会。因为十点钟即将卸任市长职务调中央工作的王岐山同志要来人艺考察，会议议程做了压缩，所有发言都做了精简。

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蔡赴朝同志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锡文同志参加了我的就任会议。这是一个仪式。我把它当成我人生旅途中最后一个“角色”的“开幕式”（不亚于我当时正干着的那个“开幕式”）。

锡文同志宣读了“任命书”，并将大红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任命书”递交到我的手中。我立即感受到了它的沉重！

蔡赴朝同志做了鼓励讲话：希望我不负众望，尽快进入角色……

那天，唯一没有压缩、给予最充分表达的就是我的发言。

我讲了三个段落，也可以说是三个意思，归纳起来其实就六个字：信任，重任，责任。我使劲想了一下，这“三任”里有许多是约定俗成的“规定动作”，有几句可能是属于我比较个性化表达的“自选动作”，也是我成为“人艺人”，开始“我在北京人艺”的开场白——

——我其实是个不太怯场的人。今天，却像一个怯场的演员，在侧幕旁被导演生推到了台上。有过演员经历的我，虽说上过台，但在人艺这个舞台上我知道“戏”不好唱！

——我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出品”，到年底就六十有二了。按理说已过了以这种角色出席这种“仪式”的年龄了，有些“诚惶诚恐”。

——我一九六一年考入当时的北京艺术学院话剧表演系，从事过群众文化，搞过电影，拍过电视剧，最终到了人艺，有“叶落归根”的感觉。

——我总愿低调开场。调门起高了，后边唱不上去了，不是劈了就是跑调。还是悠着点好……

快到十点了，我第一次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身份陪同蔡赴朝、吕锡文同志，到首都剧场门口迎接王岐山市长，并一同参观了人艺的戏剧博物馆。王岐山等领导同志一路走，一路谈。谈人艺，也谈我……

我在北京人艺的第一天，第一课，从博物馆开始……

王岐山同志在门口临上车前紧握着我的手，撂下了一句话：“和平，看你的了！”

一位即将卸任的市长，临行前来到最想到的一个单位，并用这种方式亲送我赴任。这戏真有点大了……

三年多过去了。我不知道我在伟大的北京人艺“活儿”干得好坏，只是想：但愿要对得起在这里的每一天，每一人……

此时此刻，话剧《家》正在人艺紧张地排练着……

建组会上，我动情地给了剧组两句话：敬畏之心做戏，四世同堂齐家。

不说了！



二〇一一年五月四日

出版说明

《我在北京人艺》是继二〇〇九年出版的《我和北京人艺》的姊妹篇。如果说《我和北京人艺》是院外人观人艺、叙友情的“客厅”，那么这本《我在北京人艺》就是人艺人自己唠家常、讲故事的“闺房”。本书从选题策划到征稿编辑，得到了全院上下特别是离退休老同志的鼎力支持。本书作者年龄差异较大，文风迥然不同，或感情浓烈，或细腻隽永，或潇洒飘逸，或朴实无华，因此编者在做章节划分和文章排序时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全书共分《一生做戏，痴戏一生》《说不完的人艺，道不尽的交情》《艺术中的生活，生活中的艺术》《舞台上粉墨争妍，生活中良师益友》《北京人艺，我永远的家》五个章节。以上划分根据读者欣赏习惯和阅读节奏而来，无伯仲之分。

全书近三分之一作者是一九五二年建院之初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京人艺的。他们在行文中多次提到“老人艺”和“新人艺”的概念。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作如下解释。一九四六年春，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简称“文工室”）和中央管弦乐团。同年秋天，“文工室”调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编制扩大，又吸收了抗敌演剧二队和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的部分人员，组建为“晋冀鲁豫文工团”。一九四八年秋，该团划归中央华北局领导，更名为“华北人民文工团”。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该团随军入城，编制再次扩大，原抗敌演剧队十队、原中南海军乐队、平津地区的部分戏剧人等都被该团吸收。一九五〇年元旦，华北人民文工团正式改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俗称“老人艺”。它是一个包括歌剧、话剧、舞蹈、管弦乐、昆曲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性大剧院，院长是杨尚昆同志的夫人李伯钊，副院长金紫光。“老人艺”曾相继上演过歌剧《王贵与李香香》《长征》，还演过话剧《胜利列车》《莫斯科性格》和《龙须沟》。一九五一年秋，中央文化部提出了文艺团体要专业化的要求，要逐步建立新中国的剧场艺术。据此，文化部与北京市委磋商，拟将“老人艺”领导的各艺术门类的演出团，分建为由文化部领导的专业化剧院。时任北京

市市长的彭真同志当即表示：歌剧、舞蹈、乐团、昆曲等都交出去，北京就要一个话剧团。文化部党组随后讨论决定，将“老人艺”的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重新建立一个隶属于北京市委领导的专业话剧院，院名仍继续沿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就是“新人艺”。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新人艺”在东城区史家胡同五十六号（今二十号）院内举行了建院大会。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副院长张庚、李伯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市文联主席老舍等出席。副院长欧阳山尊主持大会，副院长焦菊隐报告建院筹备经过。吴晗副市长代表北京市政府宣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并宣布曹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为副院长，赵起扬为秘书长。剧院习惯称这四位为建院“四巨头”。

新的北京人艺刚刚组建时，演员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有来自解放区的，有来自演剧队的，有来自大后方的，有来自国民党部队文工团的，还有来自民间职业剧团的，在“四巨头”的带领下，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北京人艺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表演风格的国家级话剧院，先后上演古今中外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剧目近三百个。

本书作者很多是北京人艺表演训练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北京人艺表演训练班是剧院培养自身演员队伍的特色办学方式，也是剧院人才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一九五八年，为了扩大演员队伍，剧院决定开办表演训练班，师资由本院导演和演员担任，当年招收的学员班后称“大班”。一九六〇年剧院举办的第二届演员培训班，后称“小班”。随后，剧院分别在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五年、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五年招收了几届学员班，培养了很多优秀演剧人才。一九八七年和二〇〇四年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合作，招收了两届“人艺表演班”。这几届学员班的表演师承人艺的表演艺术家，延续了北京人艺一贯的表演风格。

本书作者中有一九五二年建院初期会聚到北京人艺，如今已离退休的老一辈艺术家。因此文中涉及的历史年代和历史事件颇多。编者尽力查阅考证，难免有疏漏、偏颇之处，恳请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一生做戏，痴戏一生 1

- | | | |
|-----------------|-----|----|
| 与戏剧结缘一生，我很幸福 | 朱 琳 | 2 |
| 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闲如啖蔗 | 蓝天野 | 8 |
| 我在人艺的几则小故事 | 谢廷宁 | 19 |
| 人艺那点事儿 | 梁冠华 | 25 |
| 我的“三姑六婆”舞台生活 | 金雅琴 | 31 |
| 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五十个春秋 | 李 源 | 36 |
| 艺心艺意 | 陈小艺 | 42 |
| 蹉跎岁月 漂泊人生 | 胡宗温 | 48 |
| 北京人艺造就了我这个华侨演员 | 黄 音 | 55 |
| 勇敢的心 | 何 冰 | 62 |

说不完的人艺，道不尽的交情 69

- | | | |
|---------------------|-----|----|
| 一辈子的交情 | 濮存昕 | 70 |
| 我在人艺永远是笑着的 | 梁丹妮 | 78 |
| 非常“六加一”——六匹马和一头驴的故事 | 李 滨 | 85 |
| 乐·活·学在人艺 | 冯远征 | 91 |
| 万般付出皆为诗——那些戏外的工夫 | 狄 辛 | 97 |

人艺学员班小事记	岳秀清	107
我的三位恩师	顾威	114
人艺的兄弟姐妹	刘华	128
我是人艺的一个匠人	王振发	134
家在人艺三十年	尹文珍	136
我的书画情缘	郑榕	145

艺术中的生活，生活中的艺术 153

北京人艺使“迷途其未远”的我走上宽广的艺术之路	苏民	154
“狗窝”独白	林兆华	163
一生热爱京剧的戏迷	杨薇	166
走近话剧	王梓夫	170
我是土生土长的人艺学员	刘小蓉	174
留住·瞬间——人艺排练厅的故事	丛林 插页	
琐忆	张帆	179
自在·同在·永在	吴彤	190
我们的生活如此快乐	周正	195
我永远是人艺舞台上的小孩	尚梦初	200
人艺人的“好”和“乐”	张福元	205
最喜欢北京人艺的钟声	徐帆	211

舞台上粉墨争妍，生活中良师益友 215

人艺的“酒仙们”	朱旭	216
我爱舞台上那束光	吴刚	221
花光月影已相照——我在人艺十八年	唐烨	228
小事几则	梁秉堃	235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吕恩	241

北京人艺抚育我成长	赵崇林	245
北京人艺，我成长的地方	严敏求	250
戏在，就会说话	任 鸣	256
永远怀念三位导演	孙凤琴	258
潜移默化的影响——记林连昆老师二三事	兰法庆	264
我永远坚守在舞台上	王 珺	270

北京人艺，我永远的家 277

寸木岑楼三记	郭启宏	278
我在人艺的“开场锣”和“闭场鼓”	吴淑昆	285
珍惜·家	丁志诚	290
从《龙须沟》体验生活说起	叶 子	295
在人艺不平凡的日子	陈宝增	299
忆事二三	宋凤仪	304
北京人艺，我的港湾	胡 军	313
北京人艺——我的大学	蓝荫海	320
人艺，让我拥有了幸运和幸福	龚丽君	327
北京人艺——鞠我育我的家	金 昭	333
那住在三楼的岁月……	杨立新	343

后记 353

一生做戏，痴戏一生

朱琳——与戏剧结缘一生，我很幸福

蓝天野——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闲如啖蔗

谢延宁——我在人艺的几则小故事

梁冠华——人艺那点事儿

金雅琴——我的《三姑六婆》舞台生活

李 源——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五十个春秋

陈小艺——艺心艺意

胡宗温——蹉跎岁月 漂泊人生

黄 音——北京人艺造就了我这个华侨演员

何 冰——勇敢的心

天

大



与戏剧结缘一生， 我很幸福

文 / 朱琳

我这一生，接触的各种大人物都跟戏剧有关，从周总理、焦菊隐、曹禺到胡总书记。将近九十年的光景，与戏剧结缘一生，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我生在距离连云港大概二十里外的小地方——海州。海州靠山靠海，是江苏最早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我们一家人住在西门外的贫民区。我出生不久后，父亲破产，一家人的生活一下从天堂掉到地狱。为了维持生计，妈妈在海州一所教会小学当校工打扫卫生，晚上回家再做些杂活贴补家用。妈妈的两个儿子都没活过百天就夭折了。她要上班，家里还有一个疯了奶奶，根本不可能专心在家照顾年幼的我，只好拿绳子把我捆在床



◇ 演员朱琳

上，我整日号啕大哭，嗓子不但没哭哑反而越哭越亮。妈妈后来常说我这刚好嗓子是哭出来的。会走路之后，我便跟妈妈去教会学校上音乐课，我在学校里唱歌最好，学校里的王校长很喜欢我，就认我做干女儿，经常给我买糖吃，做漂亮衣服。

一九三八年，我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刚刚参加了演剧二队。武汉的十个演剧队直接受周总理领导。一次，总理到二队慰问，大家住在简陋的帐篷里，条件十分艰苦，他看到角落里有一张用两个大木箱搭成的小床收拾得格外整齐，就问那是谁的床。我很不好意思地站出来说，那是我的床。总理见我年纪这么小，连声嘱咐大家要多多照顾我。总理的亲切和平易近人让年少的我感到格外温暖。我真的很幸运，初入社会就遇到了总理，遇到了共产党。十四年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了，总理经常来人艺看戏，我们这些爱跳舞的演员也常被邀去中南海参加舞会。没想到，总理还记得我，亲切地和我谈，我记得你，现在在哪个单位啊，过得怎么样啊。我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十四年了，总理日理万机，居然还记得当年的我。

在剧院排了几十年戏，值得怀念的事太多了，我想先说说焦菊隐。焦先生立志搞话剧民族化，第一次实验是排演《虎符》。排练需要学习一整套戏曲动作，为此专门请了戏曲学校的专家教课。演员都要练功，下腰、劈叉、甩水袖、跑圆场，每天早上练一个钟头。进入正式排练时，大家都感到很新鲜，心想这是话剧，怎么演着像京戏呢？所以排练时，大家总忍不住笑，我就不笑。对那些经常笑的演员，焦菊隐也不生气，反倒问他们：“你们学的这些东西，该怎么用到戏里去？”我在剧中扮演如姬，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巾帼英雄，她气度不凡，冒死盗符救赵。塑造如姬时，我渐渐领悟到用戏曲动作可以优美、准确地表达出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排着排着大家就都不笑了，明白了焦先生的话剧民族化的想法。

《虎符》演出后，立刻在戏剧界引起了争议，好评和批评都有。有人赞



◇一九五九年《虎符》演出后郭沫若（中）、曹禺（左一）与演员合影。朱琳（左二）

美夸张的形体动作和细致入微的表演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也有人觉得戏曲的动作加入得太生硬，但大家一致认为演出的舞台效果很美，十分感人。

周扬看了《虎符》的演出，很喜欢最后我的一大段独白，配合着手势、身段和台词，一气呵成。演出后，他上台激动地说：“我很感动。”

后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两部戏，焦先生继续实验，将戏曲融入话剧中。演武则天时，我自己设计了一套戏曲动作，有人不理解，就问焦先生：“朱琳总是改您的戏，您不管？”焦菊隐非常信任我，回答道：“你不要管她，她有她的道理。”焦菊隐的戏中西贯通、古今贯通，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受屈，离开了人世。如果他多活几年，一定会有更多的优秀剧目诞生。

我们的老院长曹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戏剧家。和这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戏剧大师在人艺共同工作几十年，我也受益颇多。

记得是在五十年代，剧院特别请来了苏联专家库里涅夫给我们排高尔基的《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这部戏演出二十多场，曹禺每天拿着俄文剧本，坐在首都剧场后边一个导演席观看演出。有一次我问他：“院长，你天天来看戏，不烦吗？”他说：“我近一个时期正在学高尔基的编剧，这个戏两个多小时，把整个俄罗斯社会都写进去了，每幕都有代表

人物出场。而我的《雷雨》里虽然也有资产阶级、平民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却没有高尔基那样的大手笔。”当时我想，曹禺院长已经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剧作家了，还能抓住一切机会虚心学习，真是了不起。

对于我的表演，曹禺院长是该夸奖时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该批评时也是直言不讳。剧院《虎符》《蔡文姬》《武则天》几个历史剧都是由我主演，曹禺当时给我的评价是：《武则天》和《蔡文姬》两部戏上演时间虽然间隔不长，但是你演得完全是两回事、两个人物，非常好。

可是在“文革”之后，剧院的几个传统剧目都恢复了演出，他看过我的表演后却提出了批评。记得当时我住的地方离曹禺很近，那时他“挨整”，没人敢理他，我不在乎这些，差不多隔一两天就带些好菜好饭去看他，曹禺也让我带些小道消息过去，他把听到的还用小本子都记下来。正是这段特殊时期的“交情”，让我和曹禺成了无话不谈的同事和朋友。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九年，《蔡文姬》重新演出，曹禺看了我的演出后，他说我演的蔡文姬里有武则天的味道，而我演的《雷雨》里的鲁妈太生硬。他还打趣说我是被武则天迷住了。

十年的“文革”一刀斩断了我的艺术生涯，老院长的质疑让重回舞台的我一时间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那时我和曹禺都住在史家胡同，他住小跨院里，正创作《王昭君》。有一天我感冒了，他来看我，顺便就谈起了我演的鲁妈。他说我这个鲁妈演得有点走样了。我不理解他的话，还反驳说他写这个人物有点阶级调和的味道。我对曹禺塑造的鲁妈有疑问：周朴园把她害苦了，三十年受尽了人世间的磨难，她应该非常痛恨周朴园才对。但是剧本提示她为什么看见周朴园不走，还这样那样的，好像是赖着不愿走似的，鲁妈为什么要这样。曹禺院长耐下心来帮我分析这个人物，他说：“我们还是从人性出发，你知道鲁妈这一辈子唯一爱过的人就是周朴园，这是她的初恋，心里永远也放不下。她这一辈子就照过一张照片，



◇ 《蔡文姬》，朱琳饰蔡文姬

而这张照片就放在周家的大客厅里。她就奇怪，难道他（周朴园）后悔了，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屋里的这些家具，特别是那个柜子，是她最爱的东西，都还是按照原样保留着。最重要的是，她要看一看她的第一个儿子——周萍，他们三十年没见过面了。所以剧中鲁妈几次想走又没有走，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曹禺对人物的深刻分析说服了我。另外他还告诉我，武则天是皇帝，蔡文姬是诗人，你（鲁妈）是南方农村的小丫头，人物身份是不一样的。他肯定我“文革”前演得好，后来演得太生硬了。现在想想，后来之所以演得生硬，是因为那时我们受“左”的思想影响很大，受“文革”的毒害太深。

一九八二年，我随曹禺赴日本与日本戏剧界的朋友交流。曹禺很了不起，每到一个地方都做一番即兴讲话。他思维敏捷，口才相当好，没人能讲得过他。可是他料理自己的生活却时常丢三落四，笑话百出。那次访问临回国，曹禺整理行李时随手把回程的飞机票给撕了，而且是他和夫人李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出访日本，在东京俳优座剧场留影。朱琳（后排左五）

